



大地上的脊梁

郭 华

秋收过后的华北平原，视野开阔，一览无余。驾车行走在乡间道路上，一派丰收景象让人陶醉。当任角烈士陵园的牌坊进入视野时，我心中升起按捺不住的激动。

1942年5月21日，这里发生过一次惨烈的战斗，牺牲了300余名八路军将士。战斗结束之后，乡亲们把烈士的遗体抬到交通沟内掩埋，并在沟上堆起一条土岗，这条土岗被称为任角烈士岗。

我第一次瞻仰任角烈士岗，是1966年的清明节。作为小学五年级的学生，学校组织我们来为烈士扫墓。那时，这里只有一条长长的土岗、一座古朴的纪念亭。没有专职的讲解员，当地的一位老乡为我们讲述了那段悲壮的历史，他平实的讲解让我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

1942年4月29日，日寇开始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的“铁壁合围”。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第27团以及分区警卫连和部分机关干部，在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俊峰、团长吕琛、政委查茂德等人带领下，沿滏阳河一线的武邑、武强、深县交界地带，与敌人周旋。5月21日拂晓，正准备转移的部队被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。张俊峰和27团两位领导决定兵分两路突围。当张俊峰指挥部队打算沿着交通沟向任角方向突围时，却发现沟内挤满了躲避鬼子的群众。他当即决定迎击敌人，掩护群众安全撤退。于是，一场激战开始了。敌人调来3000多名兵力，在坦克掩护下，向八路军阵地展开进攻。战斗从凌晨一直打到黄昏，在歼敌800余人之后，终因兵

力悬殊，300余名抗日将士壮烈牺牲。

小学五年级，11岁，正是无忧无虑的年龄，但是，望着那蜿蜒起伏的烈士岗，彼时的我似乎有了一种别样的心情。想想土岗下掩埋的300名英烈，我似乎第一次真正懂得了，我们胸前的红领巾是由烈士的鲜血染成的。那天，我们在烈士亭前宣誓：时刻准备着！

车驶近了，我看到陵园中最早的烈士亭还在，颜色斑驳的亭柱彰显着岁月的沧桑。北侧竖起了一座座烈士墓碑。张俊峰烈士的墓碑，安置在醒目的位置。他是任角战斗的指挥员，原名张培山，河北省景县人，是国家公布的著名抗日英烈之一。他1930年在北平北方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高中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，回家乡景县以教书为掩护，开展革命活动。1932年参与创建了景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。全国抗战爆发后，他遵照组织的指示投笔从戎。当时地方抗日武装人多枪少，张俊峰竟然动员姐姐把从婆家分得的150块大洋全部捐出来，为游击队购买了13条枪。我肃立在烈士墓碑前，心潮起伏。那一代共产党人把一切献给了国家和民族，没有一丝半缕的私心。

张俊峰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干部，1940年改任27团参谋长之后，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充分展现出来。当时日寇在华北平原推行“强化治安”活动，北大屯据点是鬼子在武强县设立的第一个据点，有200多名日伪军驻守。27团下决心拔掉它。8月上旬的一天傍晚，趁据点内戒备最为松懈的时机，27团参战部队分三路冲进日军、伪军、伪警察的三个

住处。在密集的手枪射击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中，鬼子全部被歼。这次战斗共打死日军15人，俘虏伪军90余人，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。

离开墓碑区，我走进红墙黄瓦的烈士纪念馆。南面墙上了一幅《任角“铁壁合围”抗击战》的巨幅壁画，给肃穆的纪念馆增添了几分悲壮气氛。

当时的27团政委查茂德是安徽省霍山县人，在任角战斗中他率领另一路部队突围出去了。抗战胜利后，查茂德就任冀鲁豫独立旅副旅长。当时因为身体不好，组织上让他回家休养几个月。听到部队要攻打安阳的消息，他坚决要求归队。出发前，他给爱人张喜如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我俩要短期分开了。这是我们的敌人给我们的痛苦，只有消灭了我们的敌人，才能消除这个痛苦……我这次(次)决心到前方要与我们当前的敌人搏斗，拿出最大决心和牺牲精神与人民立功……就是我牺牲了也是很光荣的，是为革命而牺牲，是有价值(的)。”1947年4月23日，年仅28岁的查茂德牺牲在安阳城下，距给爱人写信仅隔了4天。

1945年冬天，抗日战争已经胜利，张俊峰烈士10岁的女儿张木羽，在表姐的带领下，找到了父亲牺牲的地方。可是，旷野上只有一条长长的土岗，父亲的遗体在哪一堆黄土下面呢？没有人知道。10岁的孩子已经懂事了，既然找不到父亲的坟墓，于是想要一张父亲的照片，看看父亲长什么样子。可惜，孩子这最简单的要求也没法得到满足。望着长长的黄土地，孩子伤心的哭声在凛冽

的寒风中回荡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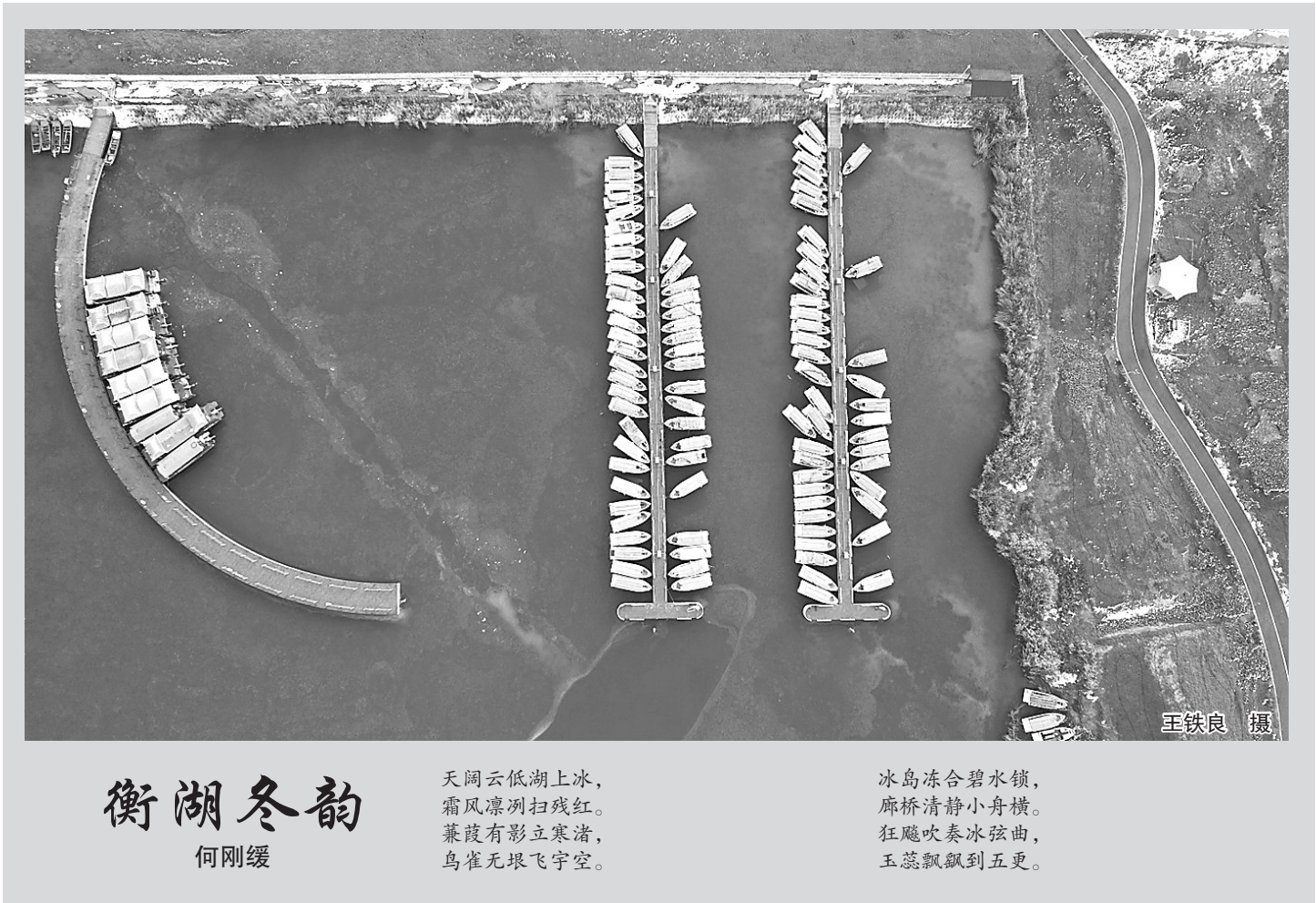
1955年筹建武邑县烈士陵园时，县政府想找一张烈士的遗照，遍寻张俊峰战斗过的冀南各县，终无所获。无奈之下，只得请画师依照烈士女儿的照片轮廓，为烈士画了一张像。

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，县公安局退休的老局长傅宪荣下定决心为张俊峰烈士写一本传记。他一边搜集烈士事迹，一边开始寻找烈士遗照。在得知张俊峰曾经就读于北平北方中学后，傅宪荣心中升起希望。几经周折，他在北京市教育志办公室找到了学校民国21年高中毕业班的通讯录。一页页翻阅，一字字查看，当翻到第6页时，一张年轻英俊的脸映入眼帘，照片下面是张培山的名字，傅宪荣激动地叫起来。就是他！他让儿子用手机第一时间把照片传给远在河南的烈士女儿张木羽。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久久端详着照片，哽咽着说：“爸，73年了，咱爷儿俩终于见面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泪已满面。

如今，任角烈士陵园已更名为“五·二一烈士陵园”。园内树木葱郁，绿草如茵。那著名的烈士岗，已覆盖上青灰色的砖石。听说，每当清明时节，烈士岗旁都会长满碧绿的青草，开满五颜六色的野花。无数人前来祭奠，前来追思，英雄的故事一次次被讲述，英雄的精神一代代被传承。

离开烈士陵园时，我回头久久凝望，那烈士岗横亘在暮色里，像一条脊梁在大地上高高挺起。

(转自《解放军报》)



衡湖冬韵

何刚缓

天阔云低湖上冰，
霜风凛冽扫残红。
蒹葭有影立寒渚，
鸟雀无垠飞宇空。

冰岛冻合碧水锁，
廊桥清静小舟横。
狂飚吹奏冰弦曲，
玉蕊飘飘到五更。

晨光中的一袭桔黄

王静

天色朦朦清冷
窗外传来的响声
节奏铿锵有序
昏暗的街灯下
孤独的早起者一袭桔黄
一步步将脚下的尘埃清除
他是季节新陈代谢的工匠
他不在乎黎明还是黑夜
只在行人稀少的时候
展示自己最美的英姿
如同最早盛开的一枝梅
独自在风中沉默地绽放
如潮汐般暗香涌动
他的坚守感动了夜
黑暗 渐渐透出微弱的光
他 一串一串行进的脚步
就如同一面展开的旗帜
在晨风中飘荡 摇曳
播出一轮今天崭新的太阳
……



枯叶飘落的初冬，淅淅沥沥下了几场雨，随着凛冽的寒风，窗外竟飘起了雪花。气温骤降，97岁高龄的马立秋老人血压升高，呼吸不畅。

尤其那条战争年代受过重伤的老腿，又开始钻心地疼痛起来。他又住进了医院老年病房。他是这里的老病号了，每年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。

这里住的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，他这个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老兵，每次住院都会遇到抗美援朝、解放战争和抗战时期的老同志。看到他们，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。

打完点滴，他活动一下筋骨，然后坐上轮椅，护工推着他出了病房，在宽敞的走廊里缓缓行走。他总是想，若在这里碰上老战友就好了。老了，思维不那么清晰了，好多人和事都想不起来了，唯有全连那个岁数最小的卫生员记得最清楚。这个小卫生员，刚参军时叫啥李二狗，当时他是这个连的连长，皱一皱眉头，说革命战士怎么能叫这个名字，改个名字，马上就改。他摸着李二狗圆乎乎的脑瓜，闭眼想了一下，说你就叫李光荣吧！李二狗一脸茫然，爹娘叫了俺十几年的李二狗，怎么一下就变成了李光荣？

他在走廊里转了一圈，看见一个瘦干巴小老头，穿着蓝条余的病号服，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了过来。马立秋看他一眼，头发眉毛都白了，皱巴巴的脸上长满了老人斑。这人看他一眼，从他轮椅边走过去了。

这条环形的走廊也就一百多米，不一会，两人又相遇了。两人微笑着相互看了一眼。护工推着马立秋向前走着，几分钟后，正要回病房休息，他又看见这个干巴小老头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迎面向他走来。马立秋打量着他，沉思一下，说：“老伙计，我怎么看你有些面熟？”瘦小老头拍拍光亮的脑门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好像在哪见过你，你看我这脑子，就是想不起来。”

二人相互打量着，搜索着深处久远的记忆。马立秋盯着他圆乎乎的脑瓜，浑浊的双眼突然闪过一丝光亮，他突然大声喊道：“卫生员小李子！”

这个脑瓜圆乎乎的小干巴老头，正是那个原名叫李二狗的连队卫生员。听到叫声，猛地一怔，一下认出对方，只见他双脚哧哧地并拢，拐杖交到左手，叭地一个军礼：“到！”丢掉拐杖，紧紧握住老连长的手：“马连长，我可见到你了！”从1947年深秋石家庄战役一别，想不到竟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相遇！

小李子还是那个小李子，当初比步枪高一点点，多少年过去，还那么干瘦干瘦的，老了，个头像缩得更加精炼了。

马连长说：“小李子，我还以为这辈子里再也见不到你了呢！”93岁的李光荣抹一把脸上的泪水，说：“老连长，我昨晚做梦还梦到了你。”马连长张着没几颗牙齿的大嘴，哈哈的笑声还是那么响亮。小李子说：“马连长，你还记得不，解放石家庄前夕，我火线入党，你还是我的人党介绍人会呢！”马立秋说：“记得，记得，我怎么忘了呢！”

就是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干巴老头，谁会想到，当年还是深藏不露的神枪手呢！在攻打石家庄外围清风店的战斗中，他们尖刀连遇到敌人机枪疯狂扫射，七八个战友倒在了冲锋的路上。急性子的小马连长甩出两颗手榴弹，带领战士就要往前冲，就是这个瘦弱的小卫生员，拦下马连长，顺手抄起一支步枪，一扳板机，敌人的机枪手又歪倒在一旁。这时，隐藏在不远处的一挺重机枪又叫了起来。小李子说声“看我的”，一枪击碎了那机枪手的脑壳。马连长高兴地撸了一下他的后脑勺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好小子，有种，打完仗我给你请

功！”

连长纳闷，平时也没见他练过枪，打过靶，没想到他的枪法那么准。

原来，小李子的父亲是十里八村有名的“打跑”高手，每到冬天就扛着长筒火枪，跟着父亲漫天野地地打兔子，枪法自然十分了得。

这一仗，卫生员李光荣荣立二等功。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打响后，马连长在巷战中左腿被打断，鲜血汩汩直流。在战友火力掩护下，小李子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上前去，给马连长简单包扎一下，那么瘦弱的人，弯腰背起身材魁梧的马连长，一溜小跑就撤了下来。

马连长很快被支前民工的担架抬走，送进了后方医院。半年后痊愈出院时，他所在的连队已随大部队南下。无奈，只好转入地方工作。全国解放后，卫生员小李子后来转业回到老家，在县医院当了十几年的院长。然而，这一分别就是70多年！那时，他们还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转眼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。

两人的手仍紧紧握着。马立秋说：“想不到你在战场上那么勇敢，营长团长都表扬了你，你的事迹还上了报纸。”李光荣说：“那时候我们不怕流血牺牲，憋着劲地就想杀敌立功，打胜仗，解放全中国。”……

两位老战友兴致勃勃地回忆着那个炮火纷飞的年月，不知说了多长时间，在护士的催促下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各自的病房。



松花江上欢乐多

时下正值严冬时节，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江面冰封雪覆。为方便市民游客亲近冰雪，部分江面已被打造成冰雪娱乐区域，让市民游客体验冰雪娱乐项目，尽享冰雪之乐。

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

2021,他们播种下坚强的种子

武华民

“这对母子笑着拍下了他们的2021，我却看哭了。”一位同事看了元旦前人民日报客户端一个消息后，激动地对我说。

消息里说，大三学生张浏患渐冻症的妈妈，给儿子的口述信写道：“妈妈很爱你”“健康第一，适当锻炼身体，不要熬夜，有病及时看……”病重妈妈的话令人动容。

早在前年年底，浏浏的妈妈就出现了症状。妈妈生病后，浏浏承担起了家庭责任，妈妈做理疗也是他陪着去的。

去年3月2日，浏浏去大学前，妈妈突然说要给他留一封口述信，于是，他用手机一字不拉地记下了妈妈的话。浏浏知道妈妈在向他交待事情。渐冻症患者，会有一天再也无法说出清晰的话。

3月8日，张浏浏回到了学校。他记得妈妈的病情和嘱咐，不再虚度光阴。这一年里，浏浏用“不后悔”形容自己。这一年里，他成为入党积极分子，入选学院一流人才托举班，考取基金从业资格证书等，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、2020—2021年度学科竞赛先进个人称号和一等奖学金……

这一年里，妈妈也在坚持康复治疗：“她一直非常坚强、乐观，给了我很多动力。我听她的话努力学习，妈妈也特别开心，我们俩互相鼓励，一起成长。”

浏浏觉得，妈妈病后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坚强了。“生命很宝贵，不想再把时间和生命浪费。”对于2022年，他的愿望和目标很简单：“认真学习，好好锻炼身体。希望妈妈的病情发展得慢一点，陪自己再久一点……”

听着同事的分享，我想起了云南的朋友徐伟，为了救患病的儿子，钻研医学论文、自制药物的经历，更是令人拍案赞叹。

前年6月，徐伟的二宝出

生。到了年底，他却发现六个月大的儿子，连别的小孩吃手、翻身这样的基本动作都不会。医生检查后说，他儿子得的病叫Menkes，是云南省确诊的第一例此类病患。医生的话，瞬时把徐伟整懵了。

孩子确诊后，他走上了漫漫求医路。医院、药店没有治孩子病的药，他多方打听到了上海，租到了一家药物制备商用实验室，终于制备出了可以治孩子病的药。可药的保质期只有56天。为给孩子看病，他隔一段时间就举家在云南和上海间奔波，欠下了不少外债。

买不到药，医院治不了，药企不愿意开发，租实验室又太贵……万般无奈之下，徐伟想到自己制药。

他买了仪器设备，在自家建实验室，购买到了原料，多番改造后也通过了制济灭菌要求。他只有高中学历，不懂医，就参考医学论文制药。那一个多月，他靠翻译软件，没日没夜地查看了五六百篇制药论文。

一个半月后，他终于制备出第一批药。为验证药物，他用小兔子做实验，后又拿自己做。第一次给孩子注射时，他非常担心，但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拖下去，孩子只会更糟。

注射一个星期之后，徐伟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，身体多个指标接近正常值。他终于看到了希望。如今他已经坚持给孩子注射了300多次，孩子的病终归没再恶化。

我突然懂了，什么叫血浓于水，什么叫骨肉亲情，原来真爱可以冲破道途难关。茫茫人生，父母、子女在世间相遇，是机缘更是巧合。像浏浏母子、徐伟父子这样，即使疾病和磨难也无法阻隔他们的生死相依，守望相助。世上本没有神话，是亲情下的坚强和不弃，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。希望在新的年度里，这样的坚强能够孕育出更多更温暖的故事。

一颗稻子

严紫岩

那日，一双满是老茧的手将我种下，我便生根于你脚下。阳光不及你目光温暖，雨水不及你汗水甘甜。我仰望夏夜的星空，却见你行色匆匆。我欣赏冬日飞雪，却发现你伫立田垄。我多想和你一起看遍这世间的春光白雪，落叶蝉鸣。你却总是一头扎进田里，观察我生长。

你说想乘凉天下，总是日日躬耕。我便努力长高，挣扎向上。因为只有我长得高，你才能少弯腰。只有我长得好，你才能多欢笑。你说那种挨饿日子不会再有，殚精竭虑不说辛苦。

你说想让我的伙伴遍布全球，费尽心思奔波劳碌。今天我们都已成熟，满怀感激无处倾诉。我多想再看你一眼，就像和你相遇时的一见如故。这是生长的季节，这是离别的季节，这是坚强的季节，这是让人怀念的季节，这个季节，我已成长。

好好休息吧！没有你双手的呵护，我会独自面对风雨。没有你汗水的浇灌，我要扎根汲取水分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我，因为哺育我的是世上最坚强的你，我就是这世上最坚强的稻子。

欢

迎

订

阅

《衡水日报》
《衡水晚报》
衡水日报
衡水晚报

《衡水日报》
530元/年
《衡水晚报》
180元/年

河西站电话：
2034450

开发区站电话：
13323185505

河东站电话：
18803288788